

左忠毅公集

明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特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謚忠毅左公傳

熹廟御寓之四年衆正盈廷高是趙忠毅位冢宰卿
貳以下登用民譽而一二雄行矢志者欲害其成獨
計諸君子營壘甚固無瑕可攻而魏璫怙寵有迹可
收爲用於是首攻憲會左公吏科魏公且以諸公諱
貸熊經略爲辭若謂假痛名受賂者引璫自抹則大
獄與可一網盡也會總憲廷推高忠憲公高公方
廉得崔御史巡方不法欲厚誅以正臺綱崔始與魏

合自是黨禍勃興一如宋世同文之獄而左公禍最酷云左公字其之號滄嶼別號浮丘生辰月當大斗故名光斗祖難當公佐唐封王廟食於涇國初有髯公二者徙居桐保障一方桐人賴之世多隱德封大夫生子九人公居中九歲能作粥賦十四作瑞麥賦喜購異書申夜而讀倦欲卧則取古人節俠事朗吟一過率以爲常試輒冠軍名日益譟困亦日甚二十二始補諸生又一年始娶封大夫既多男又卓犖不治生公肩前挈後筆耕代養兼以資諸兄弟二十六

舉應天鄉試三十三成進士拜中書戊申辛亥大水
公先後乞封差過里設法賑濟癸丑選入西臺已未
命下公既遲迴數年往來中外陰冥人材錄一冊
某地有某人某相才某將略某第一流某次雖性簡
酬接乎故已胸吞諸子矣立臺秉憲官處要津身如
寒素卽謝薦故事無得至門蓋其雅望信於人也

高皇帝郡國列屯田不以養兵厲農法最善公之領
屯差也疏請以屯田別行舉劾又疏請開屯學倣古
孝弟力田科以田爲殿最使人自爲屯皆報可後鄒

公元標還

朝過津門詫曰三十年前京都不知稻

草爲何物今徧地耶公力也逆璫魏忠賢劉朝等矯

東朝令旨索

世廟威嚇絕莊脅以必從公封還不

啟諸璫忿忿去復說巨璫陳登奪屯子粒復疏叅之

自是諸奸始側目公矣改視北學政河南南陽不可

問謝絕竿牘焚香自矢用古大司徒車甲之教請開

武學每所至較諸生射人競作氣殲妖者半出其中

亾何而移宮停封之議起公自以身受顧命侃侃

益發舒專疏論列李選侍魏忠賢劉朝等附以前憾

禍且不測同官相顧失色公從容出袖中鎖鑰付楊
公自分必死幸而得脫遷大理寺丞晉少卿踰年拜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會楊公二十四大罪擊璫之疏
上天不悔禍機關疾轉羣飛刺天老成電掃而公削
奪矣是年封大夫八十公亦五十初衣拜堂下破涕
爲歡時時命奚奴歌楊忠愍赴義數曲前爲壽欲暗
解二尊人心知必不免則又語諸兄弟曰爲忠臣不
能爲孝子矣善事高堂母以我爲念神氣晏然檻車
就道晴空忽雨里人奔送哭聲震天途梗車不得行

緹騎亦爲欲泣逆璫偵知愈怒拷掠備至公語不及亂但一再呼皇天從茗椀中出絕命辭曰辱極苦極汚極痛極何緣得生何苦求生死矣死矣願以此報皇上報二祖列宗血點泪痕與數行淡墨依稀斷紙而已獄吏許顯純輩曲意周內坐贓二萬勒限毒比時公弟光明晝伏夜行陰爲異人左右公燕趙好義之士分部釀金代輸往屯興水利及視學簡拔多知名士故士民德之一呼而集然公已死杖下矣七月二十四日事也得年五十一是夕長虹亘天里中

星隕弟光明扶觀未及門追比二萬之檄如雨下矣
一門子姪纍繫獄斥賣田廬略盡不足則及兄弟
之產又不足則及異姓以至三族十族無一免者長
兄光霽累死母夫人哭死逆璫曰未也不追謝薦無
以徵却金之矯 旨下封大夫手其牘死久之始蘇
竟痿痺矣直指楊公春茂上其狀得免追 聖神御
極備悉公寃 先廷請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蔭一
子入監予祭葬祀鄉賢復允徐公大相請特贈太子
少保予三代誥命封大夫猶及見之嗚呼碑踣元祐

嚼齒之恨方徂墓顯湯陰銷骨之奸安在雖易名有
待而正氣如生公不死矣太史公曰子友大金吾萬
邦孝頃爲予言甚異田爾耕子藪盜事覺被擒忽一
日狂叫曰楊左二公提爾耕來矣詢狀二公威儀如
天神爾耕囚垢血被面喑不能發聲其子大怖啼欲
死如是者數四然流血竟死萬公有弟在獄親見其
事嗟乎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豈不論篤哉

賜進士第禮部尚書雲間友弟董其昌頓首拜撰并

書

今鐫石行世

明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謚忠毅左公神道碑

夫持危定傾之士併其心血與天地爭勝驟不能勝
天地而天地亦是不違之昌啟之際 國家邁于大

院 光宗臨御未逾月惠鮮被天下龍軒倅變中外
旁皇諸閣老竭力嘗恐不支左右顧重惟二臺省二
臺省者楊大洪公漣及左滄嶼公光斗也二公定危
疑植大義聲名相峙而左公又以屯田學政績特聞
方庚申八月紅丸既起楊公以與顧命每事商公公

與楊公造膝未嘗不慷慨流涕也諸老閭大體以婦
寺名愛新王未宅宗而李選侍趣大封據乾清宮聲
言欲垂簾夾事上居慈慶從乾清取本中外沈沈視
二臺省發揮楊公疏先上選侍不爲動及公疏入乃
益怒諸盜璫佐之中使橫馳索左公立墀下簡門鑰
付楊公曰斗命盡于此選侍不出乾清宮斗亦不立
螭頭之下蓋後二日始移居別殿而諸造逼脅陰射
者日益聞賴上持聖母仇語未變也又數年乳媪
客氏寢用事羣小伏其門鼓魏忠賢與對食甚歡每

云外廷諸臣奈何欲知人內事必如前者當與之一
決公歎曰此既成倍於亡日矣於時廣微始柄諸老
先後罷去公爲僉院與總憲高忠憲掌吏科魏忠節
歡廣微偶失朝魏公繩之急而崔呈秀適回道公與
高公核其貪呈秀窘甚竄身於瑄瑄燭遂不可撲方
楊公暴魏瑄二十四大罪時瑄意微創也羣小爲之
畫策曰去是數人者萬歲矣於是卿寺有名目者跡
盡削而公論廣微及魏瑄三十二斬罪持不下居數
日有旨削奪公持襍被策蹇出國門羣小遣邏者露

索見公蕭然意阻也而移宮之既於是并發蓋羣小
爲魏璫謀責諸臣通內以移宮事本王安藉王安攻
魏氏無當而所坐律甚重乃先據汪中翰以交通律
殺之矯旨逮諸臣以楊公及公爲首公引椒山及滂
母事別二尊人從容告諸弟子曰幸讀書勉爲善勿
以我爲戒諸鄉里倪髦奔走號慟或數百里外謝不
絕至黃河乃反旣抵詔獄勒贖二萬勅所在繫家屬
比追太夫人驚逝而公與楊公諸賢已同斃鍛鍊之
下時乙丑七月也嗚呼天乎 太祖高皇帝手滌日

月有大功於天地其謨訓敦肅雖百世非婦寺所能
亂亂之不數載躋隕然既二百五十六年天地假寐
太祖以其靈爽驅策二公奮擲魯呼以寤天地有
寤天地者不惜袞耀施之百世而公與楊公是矣公
之先有左難當者爲唐帥封王廟食於涇明興徙於
桐世有隱德至公乃以丁未成進士起家中翰授西
臺己未命乃下巡中城捕治諸銓胥假印貿官者城
社爲清旣領屯差上三因十四議以爲屯之廢在北
人不知力田不力田在不知水利不知水利在不知

勸相之方請以屯田另舉核又言募民墾田勢狹不能久宜倣漢力田科使州郡實田爲殿最且使人自爲屯立屯學補屯博士弟子江南富商子弟願墾田釋柔者釋便自効方是時諸璫有矯東朝令旨索嘉靖時絕庄頂價者公正辭拒之璫弭耳去旣改視學政北人視學猶視田食者不力公以興屯視興學不力則不食之也凡閱卷自炳火徹夜或謂其已煩公愀然曰吾嘗食報于此矣誼不以鹵莽芸人且使吾子弟于此邁種也蓋自公理學政而北人之興學

猶南人之興田又以其暇日闢射圃親課射布經武淵源於學宮故崇禎以來鄉會教射及小學盛行其端皆自公發之鄒吉水公嘗言三十年前京輔細民不辨稻藁比來藁秸布地左滄嶼之力也予嘗過京東諸州縣問長吏及諸弟子二十年來督學誰能者皆曰左公左公不受薦不受謝薦亦不薦受謝者左公卒以是廉能死而羣小猶欲追謝薦之賊夫當漢神爵甘露道稱極盛趙韓爲京兆去天子尺五治皆當於人心一旦坐畫旛熾龍蛇訐丞相伏歐刀輦轂

之下無敢白者猶日奢激使然左公謙約以水蘂自治輦轂之下尸而祝之卒不能以尸祝勝怨讟嗚呼天平公與諸賢劾未逾月而 聖王登極魏瑄父子凌遲死諸彪虎各伏誅楊忠烈周忠介魏忠節高忠憲俱特祀與謚而公與周起元繆昌期周宗建李應昇袁化中黃尊素顧大章等各贈卹俟昆命又十餘年而公易名之議始定故天人貞勝之會雖聖人不能自持也或與之挺決或與之遲久天若睨眎之以正其則羣天下僑傑無所用其智力故謂羣小能以

繩約掣人于先又曳人於後則亦與羣小之過也公諱光斗字共之別號滄嶼世稱浮丘先生其事親孝處昆弟及律身嚴教人以寬在鄉黨無間歿年五十有一公既得祭葬逾十載天下能言之彥多爲之銘者公仲弟御史公又命予銘之爲之銘曰

干鎭貴斷代華貴峻非爲德報亦植厥性斬此交蛇射彼隨兇匪爲命故不敢逃死干均之轉僑於跗石支不壞者其血豈碧膺滂絀後固喬艱步明時否傾遂與泰邁湛漢之波旣彼淵豁日月飛湧以液燔玉

黃芝白爵墮星入昴匪獨關西鑄彼大鳥直道之宏
以鼎以鍾子子臣臣錫類安窮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詹事府協理府事少詹事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充 經筵 日講官纂脩 寶錄
玉牒經書再膺 賜環 特旨起用通家侍生漳
海黃道周頓首敬謨

明故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謚忠毅左公墓誌銘

今 皇帝御極極逆璫得臯 熹宗皇帝者遂次第
優卹以忠死璫諸臣於是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公
光斗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廕一子入監讀書予葬
祭祀鄉賢再贈太子少保予三代誥命因念 熹宗
皇帝以堯舜聖資適中人作逆矯節內訌京貫外合
希進軫志介者通爲爪牙諸君子方乘泰用壯而黨
類繁稱憂在廟社是時公以左僉都御史與左副都

墓誌銘

御史楊公漣恹恹爲根本遠謀漣先疏璫忠賢二十四大罪旣上公復疏三十二斬將以十一月二日繼之而其下泄之邏者遂于十月三十日矯旨削奪去當兩公倡議繫璫一時中外其繫之璫已錯愕待死而朝無嘉琦迺恣節甫遂至削奪諸君子如振落而鼓辱敗面粹嗟反覆讀劇美之佞辭髮指舌噤嗷嗷媪相矣自非 聖神首出次第殲滅將安漢於慶言誰爲留唐於孽奄者迺知天篤 聖神生公忠以折逆萌抑且疆其毒成此公忠遂留一綫綱常於世然

則公之功豈徒一處明其大而登仕十八年凡所領
納正人以破沮袞說而孽牙卽爲蚤計總成一爲朝
廷不顧身家之公忠嗟乎二公言而世囂二公成而
世暗然則公之言公之成竟何如當 光皇帝登遐
也 康妃居乾清 熹皇帝仍居慈慶蓋 康妃固
光皇帝所托拊東朝而登極命冊封貴妃於是中
人有垂簾之語廷臣憂之公隨公疏爲疏曰內庭有
乾清猶外庭有皇極惟 皇上御天惟 皇后配天
得居之今 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旣非嫡母又非生

母儼然居正宮而 殿下廼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
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卽先皇貴妃之請亦在彌
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於 先皇則伉儷之名猶可
行於 殿下則尊卑之稱亦斷斷有不可者儻及今
不蚤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禍將有不忍言
者乞 收回 遺命速移別宮庶幾宮幃清而名分
正於是 康妃奉 旨移仁壽 熹皇帝還乾清而
中人尚復譖沸公復疏曰 皇上旣當還宮則選侍
自當移宮惟是移宮之後存大體捐小過此其特恩

在 聖衷調護在輔相疏與賈御史繼春及閣揭同
日上蓋防微損過 朝廷忠謀而猝命踉蹌則中人
爲之初王奄安以正言標幟 帝側自附正人魏奄
忠賢乘間殺安而收其犄安者一璫死一璫披猖不
獨袞類恣憑而非其類亦覺欣合其所按盡憂國公
忠而稱詔誅剪數數至 今上所譴戮又盡三案附
忠賢者使諸君子盡如公不畏璫寧復有璫又使盡
如犄公者之畏璫寧復有天下善乎高總憲論三案
也寬與上嚴與下雅與公合可謂大臣矣公初削奪

而南逆輔廣微嗾璫劫裝以逮璫不聽已而策蹇就道裝殊寥寥則又私曰幸無搜旣公得以初服歸拜堂下從母夫人移輿馬費自分死矣苦無以對兩尊人微以椒山西市及滂母暗解兩尊人而諸逆黨謀逮益急徐大化劾楊左矯旨俟汪文言逮審及鎮撫司兩拷文言遂以文言連逮公是日一號殿災大風折屋樹先一月公弟光先不敢試春官歸悉長安諸搆謀狀公自若適楊公連來問震藥原羅且曰勿恨公復曰死何恨但死不歸君父而先時擇便我輩怕

死矣日來裝候緹騎既緹騎至公自若惟私語弟曰
父母老矣吾何以爲別已而曰爲忠臣不能爲孝子
矣妻子環相泣不問勉其弟曰率諸兒讀勿以我戒
而謂善不可爲比開讀晴空忽雨如注讀竟雨止里
人數百里奔集哀號設祭諸壇廟大張榜檄爲憤激
公曰速我死矣懇止之檻車行傾城數百里諸父老
子弟遮擁馬首哭聲動天地已乃頂香禱北闕復
拜緹騎卽緹騎涕泗莫能仰視又密約數百人伏闕
上疏公以長年遍慰之抵黃河迺返過德州諸生懷

感慨者越千里籲救箴箴泣道旁過河間司李某事
公如平生止白溝則容城孫孝廉奇逢選貢奇彥來
會公語曰自古皆有死惟椒山得其所當聞而憎之
防更密下縱騎逮公者獄復矯旨捕親屬公弟光明
以王莅民語先避得免既下公詔獄遂以受金脫封
疆罪臣及妄議移宮受薦謝具詞上矯旨嚴追以五
日奏又矯旨照數嚴追勿縱故每比倍爲嚴酷古酷
吏阿比爲姦無過者公唯呼天特密屬弟先曰我苦
勿令二親知及比無完膚猶從茶注中出絕命詞目

辱極汚極痛極歎矣歎矣如二親何血與淚漬慟不忍讀公弟明潛白溝傳舍張千度果中孫鍾元竒逢始漢兩裴瑜焉而以鹿太翁爲寧宇鹿太翁者鹿太常善繼迺翁封公正也時上下忿患而思染逮不敢嚮邇翁獨以魏邵之護弼也而贖金先以魏忠節子學泚持所贖百餘金往應比翁仍星行郡縣其父老子弟各設部分募應太翁而公已斃杖下矣公途中有衰鬢孤孀之句又云欲托巫咸扣閭闔恐驚宸慮轉傍皇其忠孝大義起念輒在君父當倉遽略不作

轉語子頗得之鳳陽黃生云黃生瞻護不減瑜邵也
公時年五十有一其夜長虹亘天里中星隕光灼灼
大如斗三日出殘骸面貌尚如生草率具衣冠附艇
而南所過獨虞公大復爲奠賻呼人至記室慟哭董
公應舉以片幅出短章來祭時矯旨坐二萬金下撫
按追比伯子國柱就獄縣道掩淚行刑籍田廬不滿
千餘併籍胞兄弟八人仍不滿萬餘株連同堂同宗
已及三族十族始滿二萬一時諸生在繫十餘人獨
三四人以料理傾納免繫甚以省視封大夫病併捕

下獄伯兄歿太夫人歿仍矯旨下追薦謝封大夫聞
報暈且歿旣蘇而痿時偵邏四出以影撇恣其啖昨
途有聲餘輒罹網伺蓋衆以心寃而靡有胸鳴者楊
直指春茂抗疏悉破亾狀得免天下讀直指疏爲快
嗟乎時乃有直指乎無何李夔龍怨直指謂直指曲
庇公以璫遣中官搜南州地會避王舟未遽前而璫
敗時丁卯八月廿一日也公旣歿其黨仍議坐移宮
通內當剖斬奴沒賴新叅伯陸道長免焉
今上擊賊璫優卹公忠之詔屢下公弟光先更以公

墓誌銘

狀伏控廼定逆案先後卹公如制封大夫猶及見之
里中士民合詞請祠祀公撫按以下各捐助有差按
狀公諱光斗字共之號滄嶼更號浮丘生之辰月當
大斗故以名始誕有火光繞屋之異資岐嶷以六歲
就塾過目數十行無留而措語成文黠黠不謬封大
夫心噐之語其師曰吾祖難當公佐唐以王爵廟食
於涇長一公美鬚髯國初徙桐全活無筭大父母代
多隱德後有達者意在是兒但虞兒躍冶耳廼屬師
繩兒謨九歲屬文詩賦輒口就歲饑盡室粥食作粥

賦鄉人至今爲談柄年十四漸有文名麥一幹三枝
草瑞麥賦性拓落好購奇書喜讀節俠傳記然試輒
不利封大夫爲延名師課讀業日就鄉副憲戴公遂
延以師諸子若孫業日精時年二十二未室丁酉始
娶母黨周夫人兄弟九而公爲中子故以兄弟居學
爲已任每語人曰貧家無樂事率諸弟爲文章見其
各成一義便欣然忘寢督學陳公子貞廼錄入泮庚
子舉鄉試十一名再不第每自課以課諸弟無何周
夫人歿娶戴孫媛丁未成進士仍十一名兩魁菟天

下誦之後且以振都人士筮拜中翰兩奉使絕饋遺
不入兩遭大水稱貸賑三黨仍佐邑令爲賑或以爲
非所辦公愀然曰當居貧泮饑兩尊人聚粥兒女菜
色親屬待舉火者尚數十家豈一官而獨難之周岳
翁有妾娠而遭妬出五月生子贖之登譜矣周歿而
族人以半產啖公爲構公斥卻之尺寸悉歸是兒更
延師訓之癸丑選入西臺候命八年強半依膝下築
龍眠舊居課諸弟題曰此間有伏龍鳳雛每縱談今
古言元祐去亂法不去亂人爲錯又言李伯紀知爭

事不知爭人事之失一事人則無窮故百年之計樹人迺吏兵用之人更重筭嘗有筭疏天下豪傑王名目爲條次日精神在此又言宮府鈎連魍魎晝現以宵小託婦寺以婦寺釀夷狄凝陰感召寢費收拾而本症從一穢濁始故徵治以人徵品以清已未命下卽糾大司馬三四糾新舊平章巡中城卽捕銓胥搜假印假文卷假官各百數蓋加意用人之人其兼攝西北城司城奉要人意當暑繫無辜者二人絕其食八手批釋之得不死領屯差念勝國初倚漕東南

晚至不可支緣北人不知水利遂不解力田疏三因
十四議請做漢力田科以田爲殿最其富商大賈子
弟不得志於南者得從力田以導北人其風厲有司
則以屯田另爲舉劾又疏開屯學費一取給于屯制
一一報可當 神皇帝不豫璫朝璫忠賢矯令旨索
世廟戚畹絕莊公封還不啟曰尺地盡 殿下有
但御史奉 命巡田安敢私以田授無何拉巨璫奪
子粒孟屯政特疏糾之十三場日課積逋迺重以人
逋而蕪賦逋愈積不可問公力請蠲逋民迺復徵收

迺饒每登膝勸相曾不劾洩風雨蓋天下大計在兵
饒唯也與稍可佐田租口錢故樂不爲疲是歲租十
倍改理學政北學政之難難於高率卑徇故庸或謹
竒前或謹後詎難起衰抑虞浚溺公以高攀泰斗羣
學盡屏情緣獨刪道誼每拔扼塞磊落之竒材於驚
人語有竟牘紅勒而片語見竒其所拔多兩第高名
文准於式數准於額每日士一登場父師輒取爲券
子稔習之而忍忘之特疏開武學頒經武淵源期得
兼資竒偉所至較諸生射頒射莩錄刻兼材錄有古

弓箭社之遺其意特遠故士競射而膽識爲開又置
水田於涿贍貧生給入郡鄉試卷著爲例兩巡不登
薦謝卽俸入盡付封大夫而又好急難故十八年橐
如洗逆黨仍以薦謝殺公凡公所爭惟大體在察吏
廉貪飭惰而登下之不樂苛細毛舉其蚤計有後然
而今不必然故世人初訝不然而竟以爲然當辛壬
東紛人思掩備故人出典兵旣不程力兼不忌嫌若
內戚內閣內宦公併疏糾之然奸錄識諸負鈐畧者
獨不輕爲剗薦其遠撫熊公初起輒疏爲規之旣罷

再起時持疏救不快于熊者及遼失而憎熊者坐熊
通夷公獨曰有本辜張魏公以逗遛殺曲端而不入
別意當無憾公介直不阿差兩廵不納朝客書不徇
中常侍若舉下貴人自其宿植而酌情揆務不漫不
礲好掩覆人小過而衣飾其紕誤下吏呈署錯第令
易之其私相詬揭多引焚之每言恩不可忘過可忘
予勸言范忠宣別善勝汲長孺舍已也公拜予言初
遷大理寺丞晉少卿踰年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是
時趙公南星李公騰芳陳公于庭司銓孫公瑋高公

攀龍楊公漣相次可憲吏科魏公大中河南道袁公
化中調考功鄒公維璉再調程公國祥佐外計諸君
子慨然澄清而璫且收天下無行義之尤者以抗諸
君子遂以推謝撫逐吏垣逐部院公已草疏發家口
曰無以孤兒寡婦累人而陳少宰于庭又擬喬允升
馬從吾爲尚書遂與公并逐而璫益恣諸君子一網
盡矣痛哉公嫉惡如風特先刺刃於羣奸所藉跡其
手撲逆焰豈爭一事是非念當舉世歸璫之日獨公
一二人抗逆爲正人嚆矢試問一時逢璫何異漢新

卽有真人出御而不先有正人誰爲持此朝夕之世
令元慙低徊而不敢騁鳴呼外周內唐詎乏懷英而
一日稱功四十八萬誰復爲精忠向者人指三案諸
君子好翹當事以居功迺諸君子半从逆璫將無璫
之逆仍三案當事而从爲居功也且三案從璫者有
一不受璫推擢而同其从且流譴者幾人迺知事繫
宮幃要不得迂周防釀逆患至天下無一敢爲寤言
又無一敢不爲頌言昔唐人之論張許也守一城捍
天下以孤疲當強虜蔽遮沮遏天下不亾予以誦二

公而因以坐觀圖存愧附璫而未歿者公之功大矣
公之先徙桐者爲長二公後生麒麟生軫爲公大父
自軫以下三世俱以公贈太子少保公父出穎初封
御史今封太子少保王母章氏俱贈夫人母周氏初
封孺人今贈夫人公初娶周氏累贈夫人繼娶戴氏
封夫人丈夫子四長國柱己卯副舉考授浙江湖州
府武康縣知縣次國棟邑庠生次國林乙酉舉人次
國材邑庠生長次戴夫人出三四庶袁出女三孫十
三孫女十二以崇禎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以新命塋

賜阡而以光先孝廉等行述因鹿太常善繼乞銘銘
曰

嗚呼馭下錯貸防上姦竊上操下防益亂下竊上馭
伏戎嗚呼槌不可械也藥不可庸也移不可逢也集
菟灰逆集枯灰忠逆之不成亦灰其胸嗚呼春秋義
缺蒲脯恣兇觸瑟不舉郤座不功不耳不目不瞳不
聰嗚呼誰以佐關誰以佐誰不有公歿誰開大蒙嗚
呼誰缺爾斧誰煩爾種不有公歿誰折狂鋒嗚呼
先皇帝未飾六轡今皇帝未御六龍不有公歿誰

挈綱維而授天公

賜進士第太傅兵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孫承宗頓
首拜撰

明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諡忠毅左公行狀

當天啟之世之稱楊左猶漢曰李杜也楊公左公相
倚爲義亦若鸚鵡蛋駟虛然矣 光皇帝彌留選侍李
希封后不得及 帝升遐 愆皇帝卽位旣六日而
選侍猶囑負乾清乾清者 上及后所居宮選侍以
上幼冲欲矯 遺命正位垂簾母天下廷臣皆憂
之於時楊公爲給事中左公爲御史相與謀曰苟以
驪姬良娣而攬雉罌之權禍豈止于歸胙寶鞍人豈

房州而已乎於是左公先上疏力請移宮大略云內
庭有乾清猶外庭有皇極惟 皇上御大 皇后配
天乃得居之今 大行皇帝賓天選侍非母儼居正
宮而 殿下乃居慈慶不得致哀几筵顛倒乖舛不
可之大者也疏上楊公繼之于是有 旨移選侍仁
壽宮 上還乾清中外始大安當此之時以前 光
皇帝登極詔收召天下名碩充庭盈位銓總佐則趙
公南星李公騰芳陳公于庭總憲相繼則鄒公元標
孫公瑋高公攀龍總垣則魏公大中總道正協則袁

公化中周公宗建考功則鄒公維璉程公國祥並矯
志澄清誓言必濟小人挾異議者大懼乃日環謁者
監之庭而請焉于是魏璠忠賢怙寵用事而御史崔
呈秀憾高公攀龍給事中郭鞏憾周公宗建內閣魏
廣微憾魏公大中羣憾倚連摩厲須割其時楊公左
公並爲御史中丞兩公又相與謀今京貫連串指鹿
日甚天下事不可言於是楊公先上疏列忠賢二十
四罪左公繼之艸三十二斬疏未上而謀泄于是小
人爲忠賢謀矯 旨斥楊公左公並爲編氓旣以逐

二公爲端于是譴斥正人無虛日其旣盡小人又爲忠賢謀置獄如宋同文別立私人爲緹帥長四出捕騎首逮楊公左公及魏公大中等時左公居桐 詔使至公如遇其素期者容詞閒緩而桐數萬人哭且譟聲言必格殺使者公急呼諭之乃止數萬人又袖出瓣香禱于其里之神祠又數百人密齋糧欲從公伏闕者至河公始知辭之不得至欲自引數百人乃大慟而返其時道路爲沸聞楊公之出應山也亦然小人乃益忌且懼又爲忠賢謀必急殺兩公左公至

詔獄坐妄議移官爲首辜吏又詰何以受撫及屯
吏金公愕不得對旣而笑曰誠然獄上飛賊二萬厲
刑比追勅五日一具奏旣拷掠垂盡猶出絕命詞著
茗器中示其弟孝廉光先及子國柱等曰辱極污極
痛極成矣成矣如二親何卒之日長虹亘天里中星
隕如斗光燁燁然公旣成而外大吏承旨徵賊愈
厲公家貧盡藉田廬二十不得一併及昆季宗戚三
族十族之財俱爲公盡子姓繫累者數十人于是太
夫人與其伯兄相繼成弟孝廉不敢赴春宮危者數

矣封大夫且死而蘓卒病痿得禍之酷古未有也而其時楊公同日暴屍廣衢吏籍其家不遺一椽太夫人七十餘至寄居城樓其明年 今天子御籙陞璫及其黨誅竄有差 詔褒遺忠贈左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再贈太子少保官其一子予祭葬祀鄉賢謚忠毅恩數與楊公等云史元璐曰璫亂戮士至漢建寧明天啟而極然自其所執之言以量其智愚魏忠賢者亦安得比于曹節王甫乎節甫之誣君子曰是將爲叛以叛爲名掩而殺之其正也今之爲詞則以

三案三案者注誠震器雪痛閩湖卽如此何宜可罪夫家駭而索賊親死而咎醫者其情也今日賊不可索醫不當咎是爲有罪猶曰是當嚴治其家而孝于其親爲可殺也凡此皆小人之誤忠賢小人固亦須讀書也且夫小人旣以異議取訕其勢固不得不報君子然而昔者君子之誦小人遠之而已而今之小人所爲報東門之役者至于掩捕孥戮不已甚乎掩捕孥戮小人之已甚其在君子則亦有幸也蓋以今之小人倚當猶不如宋之小人倚荆國耳故爲三案

之異議者自其持之何必無銖黍之義一倚璫而盡
沒是故今之君子爲易辨也若夫篤學貞志正骨孤
情霜清電明霆決颶發卽漢膺密未有能如楊公左
公者矣三案之立義始于挺擊中於紅丸終于移宮
此以楊公左公爲後勁三案之承襖始于移宮而挺
擊紅丸以類而求之此又以楊公左公爲權輿流覽
三朝上下五十年之間而不叩樞建于楊公左公
又烏可謂之能知世務者哉楊公別有傳左公名光
斗以生之辰月宿斗故以名字共之別號浮丘生時

赤光滿屋九歲能屬文作粥賦十四作瑞麥賦八父
碧衢先生嘗語人曰吾祖難當公以佐唐命封王爵
世祀于涇長二公自國初繇涇徙桐活桐人無算而
近則吾大父及吾父竝多隱德宜有顯者其在是兒
乎年二十六庚子舉于鄉又八年丁未舉進士兩舉
皆第十一人天下甚誦其文授官中書舍人久之擢
監察御史入臺蹇諤有聲尋奉命視屯公以北人
不知水利畏言屯田勝國初倚漕東南至以御酒龍
衣米張士誠今不改謀後將無食乃力請屯田又

行狀

請做漢力田科以屯入多寡爲殿最使人自爲屯又
請置屯學設博士弟子員因屯糧制餼詔俱報可於
是屯功大興其年入穀數千鍾季年倍之鄒公南舉
道見之歎曰夫治天下豈不才哉人苟有才天氣
地方皆可得而變也往三十年都人之視藁稭卽猶
天上扶桑耳而今畝棲若此嗟乎當是時 神皇帝
不豫璫劉朝等矯 東宮旨索 世廟戚畹絕庄公
封還不啟曰尺地皆 殿下有今日御史受命巡田
安敢以田私進奉乎璫大恨去已又糾巨璫陳登奪

子粒爲屯蠹當按一時嗔舌曰真御史真御史云云
何改督學政獎才絕欺倣古弓箭社遺意教士習射
士皆能挽強于是以爭移宮聲大著遷大理寺丞尋
晉少卿又晉左僉都御史履虎得啜以及于難云公
有淡識是其力所繇生也嘗言元祐去亂法不去亂
人此爲大錯又言李伯紀爭事不知爭人事失易救
人失難回又言近見宮府鈎連魍魎晝現以宵小託
婦寺以婦寺釀夷狄凝陰感召大亂日生原其本來
皆繇穢濁故徵人以品徵品以清凡此數言悉徵學

問知其擊奸琅琅非繇氣激者矣公卒天啟乙丑年
七月二十四日距生萬曆乙亥年九月初九日享年
五十有一自公大父松坡公而下三世俱以公贈太
子少保公父碧衢先生諱出穎初封御史今封太子
少保王母章氏俱贈夫人母周氏初封孺人今贈夫
人公初娶周氏累贈夫人繼娶戴氏封夫人子四長
國柱己卯副舉考授浙江湖州府武康縣知縣配工
部方玉峽公女次國棟邑庠生配方伯何虛白公女
次國林邑庠生配孝廉姚夢弧公女次國材邑庠生

聘大司馬吳本如公女長次戴夫人出三四度袁出
女三孫十三人孫女十二人

賜進士第戶部尚書前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國子祭酒右春坊右庶子 經筵 日講官知

起居 制誥纂修 兩廟寔錄始寧後學倪元璐

頌首拜撰

明故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特贈太子少保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謚忠毅左公墓表

當 萬曆丁未璉與桐城左公嗇嶼稱鴈行晤談之
間遽如舊交 天啟同 朝公以擊璫忤世死 詔
獄已完人間取義成仁一大事而璉遠戍夜郎起南
冑授闕敝落落有何成事是公之死也賢於生也而
璉之生也愧於死也嗚呼以公德業千古有史豈美
愚陋執筆以重窀穸一片石哉顧公介弟孝廉嗣君
文學謂璉知公以狀請璉不敢負良友於幽冥而狀

強半出朝報傳即抄絕不必諛則謹據實而表之按
狀中丞左公字共之別號浮丘以生之辰月當大斗
故命名光斗其先祖難當公佐唐封王世廟食於涇
長二公美鬚髯 國初徙桐保障一方家世多隱德
傳至中丞尊翁封大夫出潁公潛修力學以行誼高
鄉里生子有九中丞居五初誕岐嶼屢有火光遶屋
之祥人異之六歲就塾師開卷一目數十行九歲能
文好購書喜讀節俠傳十四作窻前瑞麥賦江右饒
公歲校邑宰黎公道炤拔冠軍才名益譟鄉副憲戴

君延而賓之二十有三始娶周夫人以封大夫家益
落身任教育諸弟兼授徒以資筆墨或脫周夫人簪
珥以佐之每語人曰貧家無樂事惟率諸弟作文見
其各成一義欣然忘寢矣是年受郡守趙公壽祖知
拔冠軍督學陳公子貞至選入庠二十六庚子舉鄉
試十一名謁本房師浮梁陳公大綬勉之自樹卻其
紅柬不受謂今日行事之儉卽異日居官之清不就
此站定脚跟後難措手中丞曰唯辛丑甲辰兩不第
益與諸弟發憤下帷館穀衣履不問封大夫以兄而

兼父師之事未幾周夫人卒續娶戴夫人其賢淑與周同丁未年三十三成進士仍魁十一名爲李公胤昌房首兩榜墨稅膾炙人口初官中書題其堂曰奉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士有好學能文者賓禮之亟口王者不令知長子國柱初就試作書縣邑求勿前置曰穉子居老成先吾勿安且斷貧士向往路矣戊申歲大水民饑甚以奉差益府過里門乃體封大夫意稱貸買麥賑三黨老弱壯者給微資更與邑宰畫策拯救多賴保聚辛亥奉差祭葬奉新蔡大宰復大

水糶麥設法賑之如前或以官貧難辦爲言則毅然
曰不記十六七年游饑乎吾父薦藜荒州母嚙指數
米薄粥強捱兒女菜色親屬待舉火者數十餘家死
爲具棺殮無怠容豈吾有一官而難之周岳翁者家
饒而艱嗣晚妾有身反爲妬妻逼遣遣五月而子生
乃贖回登族譜族人有伺岳翁卽世垂涎典訟者微
以半產啗中丞中丞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入
吾耳哉力明之當事寸土尺木悉入印冊其夜夢周
夫人拜泣遙謝癸丑選人西臺候命八年強半依膝

下樂山水覓得離城四十里古華嚴刹址以爲諸弟
書室手扁其外曰此處有伏龍鳳雛構茅舍三間種
竹樹飯二僧從俗誦經以報劬勞每借諸弟徜徉其
間縱談古今人與事之失蓋事之失只一事失人則
禍無窮百年之計無如樹人况吏兵二部用人之人
尤爲喫緊困於篋中取人才單一帙暗識罔點曰某
賢某次其留夾袋如此又謂吾在 京久靜觀 宮
府鈎連魍魎晝現始以小人之奧托於婦寺繼以婦
寺之禍釀爲夷狄凝陰感召寢費收拾而本症從一

念穢濁始吾徵品本清未有女子不可貞而可議四
德者也巳未考選 命下是時 神宗靜攝久遼陽
反我師屢挫北關新破中丞疏請 皇上御朝早定
大計時黃大司馬採人言許天下能募兵者卽自領
至京中丞以爲召外兵入京師恐蹈漢何進故智疏
止之又以枚卜疏糾新舊平章語大愷切及巡中城
首拿銓胥金鼎臣繆檟等送法司搜獲假印七十餘
顆僞印文卷一百零九扇假官百餘名銓竇一清帶
管西北城有坊官奉要人意繫二人獄絕食數日立

釋之領屯差以勝國倚漕東南至以御酒龍衣米
張士誠總由北人不知水利而廢屯田耳乃疏三因
十四議上請屯田另行舉劾皆報可 王皇后升遐
舊制禮部請 勅差官稽訃告乃閣臣未撰 勅禮臣
未請 勅差官稽訃批文代 勅旨中丞以爲非大
禮疏叅改正時 神宗不豫逆璫魏忠賢劉朝等
矯 東宮令旨以索 世廟戚畹絕庄首頂至私寓
脇以必從中丞封還不啟口尺地皆殿下有今日則
安敢私受授乎璫忿而去旣又特疏叅巨璫陳登會

民屯題蠲免十三場欠租民咸復業又念零星開墾
制不能久疏請開功名之途倣漢力田科以田爲殿
最使人自爲屯而國已收無窮之利其屯學博士弟
子員廩餼卽取給屯糧制曰可天津一帶元年輸租
數千担季年倍之吉水鄒公還朝嘗曰吾十三年前
京中不知稻草何物有南來者寶如金今遍地草薦
水田之功也旣又改理學政執法衡文權貴不敢干
以私常以文字道義訓多士特疏請開武學以教諸
生射又刻兼才錄與文並興人競超距白蓮妖起收

功者半出儒生其效也涿州置水田數百頃贍貧生
並給八府鄉試卷承爲例在例學屯差滿有謝薦陋
規槩應不盼忌者啣之先是鼎湖再泣進藥進御
之間郭王二皇親逢人泣訴人心危疑鄭貴妃
李選侍皆請后封中丞卽於大行初一日從諸大
臣叩皇太子叩頭呼萬歲初二日隨上移宮停封
疏選侍怒急召中丞中丞不爲動曰天子耳目官
非天子宣不敢奉選侍愈怒乃從容與楊公漣訣
曰矢心無愧死自古有之時熹宗登極定初六而

選侍猶居乾清宮楊公漣於初五日具疏力爭乃移
一號殿劉遜劉朝等以盜寶逮計無從出廣賂邪黨
流言選侍雉經 皇人外入井以播人心外議寢第
中丞亦不知移宮後 上恩禮選侍已渥乃具仁義
兼盡疏與賈侍御閣揭同日拜發當奉 旨切責
光宗年號未定或議削去否則仍以明年爲泰昌元
年中丞曰 先帝一月堯舜何忍言削聖作物觀宗
社爲重以大行年月頒正朔安否且今日之事天啟
之存泰昌非泰昌之更萬曆也特出一揭始斷以萬

曆四十八年八月爲泰昌元年是時劉朝諸閣內操
戚畹鄭時相沈皆典重兵中丞乃上內戚典兵奸相
典兵宦官典兵一疏言其危峻熊公廷弼初撫遼恃
才剛愎中丞疏規之熊不能平旣去遼遼敗復起廷
臣交薦之欲處前攻熊者以謝中丞特疏救之熊愈
不能平中丞嘗對同鄉倪太僕曰其人才優而量不
逮前以之守遼則有餘今以之恢遼則不足其早見
類此遷大理丞晉少卿踰年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時趙公南星爲冢宰衆正盈庭羣小錯愕乃借聲援

於魏忠賢附進百官圖某宜先驅某宜後擊某宜正
射某宜借攻布置已定羽翼已成楊公冒死疏瑄二
十四大罪又淮楊巡按崔呈秀回遘考察總憲高公
攀龍疏其貪穢下部議時璉爲考功郎起草題覆以
風憲犯贓從重擬遣於是邪黨益急借推晉撫謝公
應祥以逐吏科魏公大中指爲私門墻部院爭之趙
公高公併勒致仕選司夏公嘉遇降調去璉亦自請
歸里時中丞已草忠賢廣微三十二斬疏將發矣竟
爲家奴福生洩漏璉旨削奪并楊公璉與陳公子

庭一網打盡中丞歸以初服拜堂下行李蕭然性不治家產自筮仕以至宦成一絲一文悉付封大夫而又慷慨好施急人難以故通籍十八年橐如洗一廬僅蔽風雨自分得忌權奸萬無生理苦無計以白老親乃命小奴扮楊椒山寫本赴西市數曲每飲搬演暗解封大夫封大夫心知之勉以學問自解慰嘗爲母夫人說滂母故事母夫人亦爲強顏諸逆謀逮急乃借移宮逼選侍受廷賜賄悞封疆爲罪端先縛汪文言百毒拷訊文言甘死不肯誣服則出袖中原單

矯旨下逮緹騎至桐神氣晏如惟私語子弟曰父母老矣何以爲別妻子環泣若罔聞勉子讀書勿以爾父爲戒而謂善不可爲里人聞者不遠數百里奔集哀號設醮諸廟揭竿張檄於四門示擊緹騎中丞曰是速我死懇止之檻車出郭諸父老子弟遮擁馬首哭聲動天頂香拜禱北闕復拜緹騎緹騎爲涕泗且又密約數百人伏闕上疏中丞譬以利害至黃河始盡還及過德州抵河間止白溝士大夫泣迎道旁者紛紛不絕璫知士心歸中丞愈益戒嚴防左之刻

更倍於楊鎮撫考訊坐贓二萬廷弼亦出揭楊左向
欲殺我何以我爲通賄置勿省勒限狠比體無完膚
猶從茶注中出絕命詞寄封大夫卒之夜長虹亘天
星中星隕光灼灼如大斗三日屍出肢骸穿裂面目
如生是舉也長兄光霽累死母夫人哭成賊黨曰不
追薦謝無以懲却金之矯 旨下封大夫幾暈灰弟
光先光明萬險幾死皆逃免諸生就繫者十二人赤
族之誅一日數十驚變產完贓不滿千餘合親兄弟
八人產不滿萬餘株連同堂同宗以及三族十族無

一免者因固填滿流離載道始充二萬之數丁卯九月
聖明登極誅璫及黨下詔優恤忠魂備悉中
丞宛初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蔭一子入監予祭葬
祀鄉賢再特贈太子少保予三代誥命里中士民合
請廟祀以風世嗣君以壬申年十二月十三日丑時
卜葬於桐城縣呂亭驛松鶴山之諭瑩艮山坤向維
璉爲之表日余觀左公立朝廷方敷奏明試其於
禮樂兵刑水土錢穀之政多所底績者大非書生空
談比也蓋其學問博氣魄雄使當樞衡奸邪無撓當

必大有裨於治安惜乎不爲良臣而爲忠臣可悲哉
夫 宮闈封疆二案與公章疏絕不相蒙奸邪巧詆
有如病瘋而喪心忠良一網 社稷幾危向非 天
開 聖明手闢混沌人之云亾邦國殄瘁事尚忍言
哉至今陰陽剝復之間邪說未必不尚存正如彭公
澤之咏方正學曰後世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
餘生無乃非直筆乎於今日弒公邪說亦似之矣煌
煌 聖綸恩光屢錫公其可以長笑夜臺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 欽差提督軍務兼巡撫福建

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以擊奸謫戍 賜還南京
通政司叅議陞南太僕寺少卿吏部考功兵部職方
各清吏司郎中豫章同年友弟鄒維璉頓首拜撰

太子少保忠毅左公忠祠記

當 熹廟乙丑丙寅間桐山左公死於闕禍今 皇
帝御極贈副都御史再贈太子少保 予封蔭後如
大洪楊公卽今天下所爲楊左者也邑父老博士弟
子慕公大義哀公寃死共鳩工立祠記之額曰忠祠
嗚呼是遂足以知公哉公之義以忠著而非以忠盡
公之忠以寃死受哀而非以死增孔子論忠未遽言
仁而 制詞云公忠孝之心聖賢自許嗚呼此以知
公 漢論忠全公其仁矣哉夫世不乏忠臣而本原其

元
言
衷或迫於見功或亟於殉名盛氣勃張或溢而忿戾
少不自忍或流而懟怨此皆聖賢之學不足於其中
仁道缺故處忠難也公起家翰讀史至宋元祐以
爲去亂法不去亂人李綱諫和議以爲知爭事不知
爭人兩者均失故受使行四方卽記識某地某人某
人足辦某事某爲最其次之曰人才錄方當出門所
期君國已在萬里所謂忠矣旣授御史 光廟初卽
位鄭貴妃李選侍交關請封公以鄭領國本久明爭
之 上將不可以處骨肉李方怙寵稍激事益裂不

可回此得大臣折其謀足矣於是豕宰敬松周公語
兩外家利害而封遂寢爭移宮安 熹廟也亦以安
選侍安 光廟存泰昌年號君道也成 神廟之慈
熹廟之孝父道子道兼得焉所謂忠矣揚公二十
四大罪疏公寔聞之公固非襁熊者魏闈特誣熊賄
違公逮之目桐人數萬張檄欲擊縱騎公正色止之
曰是重吾不忠也今人求免患難苟可倖全無不爲
也孫孝廉欲脫公客氏公耻之弗許原沈震藥人請
釋便公以死生宜歸君父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絕命

詞有曰願以此報 皇上報 二祖 列宗數行斷
紙血痕漫滅死不忘君語不及亂所謂忠矣方公初
衣拜堂下使奚奴歌楊椒山赴義諸詞以解慰封大
夫心既北繫字四子曰正直忠厚長國柱子正次國
棟子直國林子忠國材子厚今各玉立霞舉與魏子
一學濂子聞學洙黃太冲宗義皆冠冕東南人以左
魏黃三先生能有後云公督學畿內故多髦俊而史
少叅道隣既能周旋公大難項保障上游賊不敢窺
陪京 陵寢 天子奇其功拔中丞使鎮撫之至今

賊望史家軍輒宵遁非夫世之避勦狂撫養寇欺君
爲後世笑也公未死能以安封大夫者全 天子孝
治之道旣死能以子若門人留貽國家酬當日之志
所謂忠矣公之忠載在誌傳大端顯節事不勝述述
真指之根乎仁推本乎聖賢者如是使世之攻忠臣
者要以少保爲極功名之念脫而不有忿戾懟怨不
少芥蒂於懷必如是而後可言忠必如是而後可言
仁可言聖賢之學析金石章三光終始萬物桐父老
博士弟子相與血食公不衰有以也其封大夫封夫

人別置宇立像祀公祠後嗚呼此少保公父母也或足媿當時之去其父母而父母闈者與此又桐之人微意與其他捐貲襄事姓氏與堂廡門寢廣濶之制歲月日時土木金穀之數於碑陰記焉

賜進士出身南京禮部精膳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奉旨爲民眷年侄周鑣頓首拜撰

祭大中丞左忠毅公恩師文

維崇禎乙亥冬之仲月門生史可法奉命整飭安池駐節江上悵望皖公知大中丞左恩師藏靈于皖山之麓松鶴書院因不勝嗚咽特卜于十二日以剛鬣柔毛清酌庶品之儀親於墓側而奠之曰嗚呼吾師生平著作獨取法於韓蘓報國孤忠嘗自方干陳竇文章氣節蓋海內正人君子所共宗也天啟乙丑觸忤權璫羣小朋構而下緹騎之詔法卽爲師涕淚之無從矣迨躡桐封聞師之太翁哭師之孝師之

伯氏叔氏哭師之弟師之嗣世哭師之慈門以內哭
師之義亞旅滅獲哭師之仁以至族閭姻婭哭師之
媯睦朋儕居游哭師之任恤甚而通邑之知與不知
莫不哭師之忠而被謗直而受誣一時天地且爲師
感泣山岳且爲師崩頽風雲且爲師變色而拜 旨
時駢肩塞巷者咸豎髮裂眦欲得闔宦而甘心焉曾
幾何時 九五當陽水山銷毀 聖主昭其血碧舉
國式其幽丹聲名光史冊貞珉賁岩阿卽餘英所振
猶使虺伏狐摧至今不敢躑躅于冰霜之漸則師之

死賢于生遠矣更何恫乎雖然法之哭師痛師者至
今日猶戚戚也蓋師素擅文名更稱永鑑當其提衡
冀北八郡羣空法甫弱冠亦隨行逐隊步諸生後聲
焰固寂如也師不以爲不才而拔之以冠入郡且謂
法曰爾當于卯辰隗穎去維時法未之信不虞兩試
暴鯁果以卯辰售也從來文字遇合有奇焉如此者
乎且師之于法固不第文字之知己也又因法貧甚
而館之宦邸中每遇公餘卽懸榻以俟相與抵掌時
事辨論古今不啻家人父子之懽猶憶逆璫陷師于

獄吏一時長安搖手相戒無一往視者法不忍以逆
敵故而避之微服過從一慰痛楚師見而顰蹙曰爾
胡爲乎來哉唯恐夏馥之載禍相鉤也瀕危若是而
尚慮以相知見累師真師而父母矣濡首溪恩每懷
靡及竊願他日得一第或可少酬知遇而今幸奉
簡書勞勞皖國正所謂志士酬知之會也師乃高卧
松楸徒懸總帳華表之鶴不返龍門之月空明法所
謂一睇龍山鳳石而忽不禁血淚之盈盈也師之嗣
世皆血汗神駒早暮間卽飛黃騰達大忠貞之報延

埴固無所事法卽謀片石繪師忤璫之故白師忠烈
之心以垂之永久塑師像社而稷之于文公朱邑之
間里之好義者當饒爲之又不得法之嗷嗷也鬱鬱
此懷何以自達惟有引清泉拊白石擗踊以歌之曰
泰山其頽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吾將安放
也已矣嗚呼尚 饗